

→ 金堤走笔

走过 2023 走向 2024

本报记者 刘文华

2023 走到尽头,2024 奔来眼底。站在岁月的门槛上,回望过去的一年,感慨万千。

这一年,有意外也有惊喜,有失落也有收获。这一年,我们终于驱散了三年疫情的阴霾,开启一个意味着转折和希望的新阶段。这一年,尽管接踵而至的一阳二阳三阳非常考验人的健康、胆略、智慧和勇气,但出门毕竟不用非得戴口罩,进入公共场所也不用非得扫这码那码了。所以,即便求医问药,我们也有说有笑,显得“无病一身轻”。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,世界上有两桩事藏不住,爱和咳嗽。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上一桩事,那就是来自心底的放松。

阳光明媚,晴空万里,燕子剪着春风,送来冰河解冻的消息。我们健步走在春风里,意气风发,精神抖擞,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和预期。

—

2023 年年初,我的工作有变动,在当了两年专职记者后,又重新回到编辑岗位。熟悉的同事,熟悉的环境,熟悉的选稿编稿流程,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相对于风里来雨里去的采访,终归不如室内办公更安稳些。陌生感是在随后的改稿环节产生的,猝不及防,凌厉而突兀。

版面组织完毕后,我和校对先看一样,然后送呈带班编委审阅。版样就在左手边,不过半尺的距离,但比起距离尺许的电脑屏幕,反倒显得遥不可及。无论我自己用红笔改的字,还是校对用红笔改的字,都又小又模糊,横竖看不真切。我已知自己视力不好,近视眼加花眼,但不好到两眼各执已见、貌合神离,仍然叫我没一点心理准备。以前看电脑的时候戴眼镜,看书的时候摘下来眼镜,只要分开来看,不算多了不起的冲突。如今既要看电脑,又要看版样,简简单单的两个动作,竟不能同时进行,无法协调统一。

→ 金堤出发

温度与智慧

□ 周欣达
古诗词的温度
莫道华夏无文,诗作漫天繁星,几千年洋洋洒洒。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。翻开书抚摸,你会发现,诗词歌赋是有温度的。
诗是载着喜怒哀乐远行的舟,是金榜题名时纵马赏花的快意飘洒,是谪守一方却喜在山水的纵笔抒怀,亦是秋风草庐中仍存大的悲叹。诗意各不相同,我却独钟一句: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失意如何,愁苦又如何,有了那金樽美酒与尔对月长饮,便不惜千金裘与五花马,一醉可销万古愁!这就是真正的潇洒,纵使青丝成雪,我只念会须一饮三百杯,仕途名利都放下,绣口吐出半个盛唐。
诗词中能流流出人的风骨。自古文人多志士,他们报国忧国,诗中无不显出气节;有人愿把丹心照汗青,有人为国横刀马上行。真正的英雄,心中有道,肩上有责,脚下有路。却是天意弄人,他们总是怀揣丹心而又郁郁不得志,只好将胸中情怀抒于纸上。有时候想了解一位英雄人物,不必找他复杂的生平事迹,去读一首他的诗,闭上眼去感悟,读得透了,就有不一样的效果。
诗词贯穿千年,不论古今何事,都在诗中。那是万千思绪凝成的精华,每一首诗都是独一无二的,每一个字都承载着笑与泪,没有一首是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诗词的温度在心中。只要你肯琢磨推敲,诗中的冷与热都能感受到;只要有一颗感受美的心,就能拥有自己的一片壮美山河!
慢下来的智慧

现代的生活是快节奏的,我们追求效率,总想要在最短的时间最快地做事,却不想着慢下来,静心去感受世界。天上日月行止,地上江河涨退,都值得我们放慢脚步去看看。其实慢也是有智慧的。

真正的慢下来并不是怠惰拖延,心中怀着宁静,才能懂得感受美。我们虽然需要保持兵贵神速、高效学习,但是心中永远要像湖水般平和,不论何时都不急躁。古代就有这样的一位大书法家——欧阳询。他曾在赶路途中望见一块石碑,随即下马近观,还不断地描画学习。因为对书法的热忱他在碑前住了一天,学得技法后才继续前行。慢下来不是虚度光阴,而是默默当粉刷匠,充盈自己的精神世界。欧阳询为书法慢了下来,习得了前人书道,而我们要慢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呢?静下来的我们是愉悦的,对事物的感知会更加敏感,也就可以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境界。总而言之,当我们劳累的时候,不妨慢一点,心灵在平静中会得到放松,我们可以获得新体验。

失意落魄的时候,一定要慢下来。所有的苦闷忧郁,都会在流淌着群星的光芒中消逝。王维就是一个懂得慢下来的人,自幼通诗书画,又入朝为官,却被叛军挟持。后来,他不屑于钩心斗角、官场黑暗,便隐居终南山,看淡风云。经历过盛世的烈火烹油,又抛下官场烦扰归隐,这就是慢了下来。落魄总会有,但是只要不急,就仍然不会被苦苦压倒。只要有一颗慢下来的心,不管是什么境遇,美景依旧。

人生无处不青山,慢下来吧。世间美好太多,但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,一颗慢下来的心。

■ ■ □



银装素裹 (摄影) 汤青

→ 金堤拾零

彩头萝卜

□ 朱鸿达
就着馒头咀嚼,唾液在口腔翻涌,那漫无边际的香辣,顺着滚烫喉咙直奔肠胃,全身细胞猛一激灵,滋味实属伏贴无敌,终生难忘。
父亲已年迈,偶谈及此事,会露出欣慰笑容,只是未能再品尝此佳品,不免有些失落。某年秋冬,傍晚下班回家,见路边小摊卖带缨子的萝卜,一下勾起我的食欲,随即买了几根,回家让母亲做萝卜缨菜包子。母亲忙着调馅和面,我围着灶台转圈,急得口水直流,等热腾腾的包子出锅,一口气吃上好几个,幸福滋味无法用言语表达。
口福是人生大福。无论日子寡淡,或是富足,难忘舌尖上最初的感念,一粥,一食,一蔬,一菜,一根萝卜,扎根故乡田野,系故土天生地长的风物,伴着袅袅炊烟,在生活的彼岸,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,成为最亲切最顽固的记忆。
谚语云,冬吃萝卜,夏吃姜,不用医生开药方。儿子幼时,每遇咳嗽之症,常用萝卜与梨煮水,让其服下,可润肺止咳,效果好得出
乃感情动物,人情朴美,藏岁月深处,经时光沉淀,愈发厚重、香醇。近来常想,人生并不复杂,一瓢饭菜而已。
苏轼被贬惠州时,借得半亩荒田,种萝卜芥菜,日子虽清苦,却豁达乐观,望菜园蔬菜长势茂盛,写下《题菜》:“秋来霜露满园东,芦菔生儿芥有孙。我与何曾同一饱,不知何苦食鸡豚。”人生浮浮沉沉,总有一段时日不尽如人意,苦中寻乐,觉得一方心安理得,不求锦衣玉食,温饱痛快即可,唯有时间的味道永恒。
昔年家境困窘,年少时,父亲常做麻辣萝卜干,虽为平凡咸菜,却一年深似一年镌刻味蕾深处,无比珍贵。父亲把萝卜洗净,切成长条,除去多余萝卜肉,放至屋顶晾晒两日,待半干后,焉喀喀的,切成小块备用。铁锅内放油,把红辣椒炒香捞出,再放入花生仁,小火炸至焦黄后,与辣椒一块放入蒜白内,慢慢捣成细小颗粒,加入适量白酒、食盐、五香粉,倒入萝卜块中拌匀,一道美味便大功告成。夹一块入嘴,嘎嘣脆辣,
那天参加朋友喜宴,席间上一糕点,金黄似豆腐块摆放盘中,举箸食之,软糯可口,咸甜适中,可谓人间美味。
味蕾经不住诱惑,尝之多次,虽细嚼慢咽,仔细品味,终不知为何物。好奇之下,轻声问身旁两位朋友,他们对此美味亦一无所知。待服务员上菜时,低声问她,她疑惑地大声说,这就是普通的萝卜糕呀!
萝卜糕?用萝卜做成的糕点?吃萝卜四十余年的我,居然未发现萝卜的蛛丝马迹,难以置信之余,不禁汗颜。自幼生活在北中原,萝卜如同白菜,至暮秋时分,便堂而皇之登上乡野餐桌,可做炒萝卜、腌萝卜、晒萝卜丝,却难登大雅,只能作为待客菜品中的陪衬。
《说文解字》记载,芦菔,似芜菁,实如小菽者。芦菔即萝卜,1800年前,中国最早的字典就有记载,可见萝卜的历史源远流长。萝卜富含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和磷、铁等,既消食化热又去邪热气,还能清热生津止渴,可用于热病口渴或消渴,是民间秋冬之时的家常蔬菜。
熟食甘似芋,生吃脆如梨。
长居农村,童年喜欢吃萝卜。一次去姥姥家走亲戚,吃饭时,饭桌上没有炒萝卜丝,便吵闹不吃饭,谁劝说都无济于事。二妗子敦厚善良,在村里跑了一大圈,才从邻居家借来萝卜,特意给我炒了一大盘。二妗子早已作古,三十余年前的记忆,因一盘萝卜丝,让我对那个温情场景念念不忘。人非草木,
■ ■ □

在我们村,父亲的农具是最多的。我没有仔细数过,大约有上百种。当然,父亲的农具,也包括他的木工工具。父亲在小村,甚至在附近的三五两庄,算是一个不错的木匠,尽管是半路出家。

有多少农具,就有多少经历。如今,那些农具大都被岁月封尘,只有极少的几件,还握在父亲的手里。

父亲的农具,也是全村最好的。他懂木工,就把锄把、镰把、铁锨把等,打磨得最适合人的手去攥握,不长不短、不粗不细,像女人的腰。

父亲的农具,由于好使、且多,经常被借出去。农忙时节,被街坊邻居借去用三五天,是常有的事。

父亲深知“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的道理。春暖乍寒,他把偏房里那些农具拿出来进行打磨。农具摆在院子里,东一件西一件的,像一个小型的农具博览会。父亲瞅瞅这个,看看那个,都喜欢。农具是父亲的亲密战友,他们共同承担着二十四节气的阴晴悲欢。

炎炎夏日,下地归来,父亲听到村子东头叮叮当当的敲击声。他知道,朱家村的周铁匠又来了,顾不上吃饭,便拿上农具循着声音去找周铁匠。

每隔一段时间,周铁匠总要来。他找一个宽敞的地方,把风箱和铁毡固定下来,撑起一个装得下他和他的战场的帆布伞,遮挡毒辣辣的阳光。然后,他点上炉火,拉起风箱,把炭火生旺。那些钝了的铁锨和锄等农具,经过淬火,在他的手里,像玩物,不一会儿,就锋利起来。

父亲把铁锨、锄等农具拿了来,放下就走,等吃了饭再回来取。被拿来淬火的农具,一件件,周铁匠都熟悉,大多出自他的手艺人。

周铁匠是沉默的,没有声响。父亲蹲在不远处,也不说话。

天地之间,其犹橐龠乎?虚而不屈,动而愈出。橐龠如同风箱,周铁匠也许没有读过《道德经》,但他在打铁中,却窥见了风箱的作用。炉子里的火源源不断,被手中的风箱控制着火候。

炉火和铁锤的声音是明亮的,叮叮当当的敲击声过后,呈现出的是周铁匠的一件件杰作。

父亲是耕地的行家里手,耙地的行家里手,播种的行家里手,间苗的行家里手,割豆子的行家里手,剪高粱的行家里手,掰玉米的行家里手,抓地瓜的行家里手,扬场的行家里手……所有的农活,都难不倒父亲。

无论哪一件农具,在父亲的手里,都是一件艺术品。庄稼地里,一把锄,行走在庄稼与草之间,游刃有余。打麦场上,一把木锨,轻轻地扬起来,就是千道彩虹。一幅坏模子,脱出千万坯子,垒起来是万里长城。

父亲的快乐,传递给农具,农具也快乐起来。

每一件农具,都是父亲的心上之物。每一年用完之后,他都小心翼翼地打磨好,或上油,或擦拭干净,一件件放在偏房的地上,或挂在墙上。

父亲不但爱自己的农具,也视街坊邻居的农具为宝贝。阴雨连连的天气里,我们家是最热闹的。西邻的二宝叔、东邻的小泥哥,就连村东头的锁成大爷,都拿着坏了的锨把、锄把,以及断了腿的板凳让我父亲修善。在一杯热茶里,或说说笑笑中,那些损坏了的农具,修好了。欢声笑语盈满了屋子,穿过窗棂,跟着一阵风,传到大街上。

父亲的那些木工工具的用场,不仅在此。小村的那些正房、偏房上的房檩、檐椽等,也是在父亲的锃磨锯斧下,上了屋顶的。

我结婚以后,父亲把我们分了出去,除去给了锅碗瓢盆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外,还让我挑选了一把锨、两张锄。其他的农具,父亲说,大家一起用吧。

后来我离开了乡村,把所有的农具归还了父亲,只带着一把铁锨和一把锄进了城。也带走了我割舍不断的乡情和父母的殷殷期盼。

如今,我每次回家,都要去偏房里看看那些农具。它们已经破烂不堪,让我有些内疚。我把这些农具的前世今生讲给女儿、讲给外孙女,她们好像在听讲天书。

很多的农具,已经被机械所代替。但那一代代人的记忆,是永远抹不掉的。

父亲说,农民的手里是不能空着的。一件农具握在手中,就握住了今天,握住了明天,握住了未来。

奇。故暮秋或寒冬之时,天地干瘦如柴,秋风一日凉过一日,常备些萝卜,买些羊肉,躲在家中做羊肉炖萝卜。室外寒风不绝,室内香气氤氲,锅中羊肉萝卜跳跃翻滚,热气升腾,气韵弥漫茫茫,忽有溟蒙之感。羊肉软绵香嫩,萝卜入口即化,汤浓色白含蓄内敛,不动声色,消融身躯寒冽,驱散胸中丘壑冰雪,可温暖一生一世。

密壤深根蒂,风箱已饱经。如何纯白质,近带染微青。深居黄土黑泥,饱受风霜侵蚀,默默生长,终不改洁白之身。南宋文学家刘子翥在《园蔬十咏·萝卜》中写道,这也是古人对白菜的赞颂。而南方潮汕话中,萝卜称为“菜头”,为好彩头的意思。吃了几十斤萝卜,饱腹一身乡野之气,清冷咸淡之余,有清白浩然之风,好彩头寓意固然是好,作为一种情怀的来处,让萝卜有了更至真的情趣所在。这么多年,跋山涉水,所经诸事历历在目,各种滋味常伴左右,终抵不过一棵霜后萝卜,爽脆甜美。

在故乡原野上,背靠秋风,望天地苍茫,静等一个好彩头。而后,一年年,粗茶淡饭,茅柴酒与人情好,萝卜羹和野味长。

是夜,顶风雪回家,寒气入骨三分,瑟瑟发抖,脱去上衣,清扫几片残雪,往餐桌放一碗萝卜鸭汤,热气袅袅,突感人生温暖,生活之美。

双手捧着,小口小口吸食,一股暖流入怀,胸中山河萌动,草木竟发。

快哉,快哉!

奇。故暮秋或寒冬之时,天地干瘦如柴,秋风一日凉过一日,常备些萝卜,买些羊肉,躲在家中做羊肉炖萝卜。室外寒风不绝,室内香气氤氲,锅中羊肉萝卜跳跃翻滚,热气升腾,气韵弥漫茫茫,忽有溟蒙之感。羊肉软绵香嫩,萝卜入口即化,汤浓色白含蓄内敛,不动声色,消融身躯寒冽,驱散胸中丘壑冰雪,可温暖一生一世。

密壤深根蒂,风箱已饱经。如何纯白质,近带染微青。深居黄土黑泥,饱受风霜侵蚀,默默生长,终不改洁白之身。南宋文学家刘子翥在《园蔬十咏·萝卜》中写道,这也是古人对白菜的赞颂。而南方潮汕话中,萝卜称为“菜头”,为好彩头的意思。吃了几十斤萝卜,饱腹一身乡野之气,清冷咸淡之余,有清白浩然之风,好彩头寓意固然是好,作为一种情怀的来处,让萝卜有了更至真的情趣所在。这么多年,跋山涉水,所经诸事历历在目,各种滋味常伴左右,终抵不过一棵霜后萝卜,爽脆甜美。

在故乡原野上,背靠秋风,望天地苍茫,静等一个好彩头。而后,一年年,粗茶淡饭,茅柴酒与人情好,萝卜羹和野味长。

是夜,顶风雪回家,寒气入骨三分,瑟瑟发抖,脱去上衣,清扫几片残雪,往餐桌放一碗萝卜鸭汤,热气袅袅,突感人生温暖,生活之美。

双手捧着,小口小口吸食,一股暖流入怀,胸中山河萌动,草木竟发。

快哉,快哉!

奇。故暮秋或寒冬之时,天地干瘦如柴,秋风一日凉过一日,常备些萝卜,买些羊肉,躲在家中做羊肉炖萝卜。室外寒风不绝,室内香气氤氲,锅中羊肉萝卜跳跃翻滚,热气升腾,气韵弥漫茫茫,忽有溟蒙之感。羊肉软绵香嫩,萝卜入口即化,汤浓色白含蓄内敛,不动声色,消融身躯寒冽,驱散胸中丘壑冰雪,可温暖一生一世。

密壤深根蒂,风箱已饱经。如何纯白质,近带染微青。深居黄土黑泥,饱受风霜侵蚀,默默生长,终不改洁白之身。南宋文学家刘子翥在《园蔬十咏·萝卜》中写道,这也是古人对白菜的赞颂。而南方潮汕话中,萝卜称为“菜头”,为好彩头的意思。吃了几十斤萝卜,饱腹一身乡野之气,清冷咸淡之余,有清白浩然之风,好彩头寓意固然是好,作为一种情怀的来处,让萝卜有了更至真的情趣所在。这么多年,跋山涉水,所经诸事历历在目,各种滋味常伴左右,终抵不过一棵霜后萝卜,爽脆甜美。

在故乡原野上,背靠秋风,望天地苍茫,静等一个好彩头。而后,一年年,粗茶淡饭,茅柴酒与人情好,萝卜羹和野味长。

是夜,顶风雪回家,寒气入骨三分,瑟瑟发抖,脱去上衣,清扫几片残雪,往餐桌放一碗萝卜鸭汤,热气袅袅,突感人生温暖,生活之美。

双手捧着,小口小口吸食,一股暖流入怀,胸中山河萌动,草木竟发。

快哉,快哉!

■ ■ □

↓ 心有千千结

父亲的农具

□ 鲁北